

论张炜“半岛哈里哈气”系列的童话叙事与民间文化色彩

兰 玲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张炜的作品一贯浸染着胶东民间文化色彩,其儿童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半岛哈里哈气”系列以少年果孩和他的小伙伴们为主人公,通过孩子的视角去描写20世纪60、70年代的乡村生活——几个少年、海边林子的动物们、少年与动物之间的故事。张炜用富有童趣的笔法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海边林子里的童话世界,作品不仅还原再现了当时胶东乡村少年的生活状貌,而且蕴含着深厚的胶东民间文化元素。

关键词:张炜;“半岛哈里哈气”;童话叙事;民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4-0014-06

从1973年的《木头车》问世,到1982年以《声音》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始享誉文坛,张炜作品题材之多样、主题之丰富、形式之多变,都令人注目。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精致短篇,写来都得心应手,而对田园、对民间、对自然的关注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某种恒久不变的艺术特征。

近年来,张炜的儿童文学创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学界纷纷对张炜的“儿童文学意识”给予积极的肯定,其中以海飞《提升儿童文学的“含金量”——评张炜新作〈半岛哈里哈气〉系列》^[1],王万顺《返老还童——评张炜儿童文学“半岛哈里哈气”系列》^[2],王瑛《少年眼中的童真世界——论张炜〈半岛哈里哈气〉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运用》^[3],朱自强《“足踏大地之书”——张炜〈半岛哈里哈气〉的思想深度》^[4]、《张炜〈半岛哈里哈气〉的儿童文学意识》^[5]等最为突出。但学界的评论多止于对张炜小说的主题和风格进行评价,关注题材和人物的变化,而对于张炜小说中出现大量的胶东民俗风物,却少有人提及。

张炜的儿童小说主要有《寻找鱼王》《林子深处》《美生灵》《岛上人家》《永远生活在绿树下》《名医》《魂魄收集者》、“少年与海”系列、“兔子作家”系列和“半岛哈里哈气”系列等,其中“半岛

哈里哈气”系列由《美少年》《养兔记》《长跑神童》《抽烟和捉鱼》《海边歌手》五部作品组成,描写了核心人物“我”——果孩与同伴们缤纷多彩的童年乡村生活。那是一个少年的世界,是一个童话的世界。

一、状写胶东乡村的少年生活

“半岛哈里哈气”系列以少年果孩和他的小伙伴们为主人公,以孩子的视角写乡村生活,再现了20世纪60、70年代乡村少年的生活状貌,“作品虽然以儿童为中心,但它的想象虚构元素不是很浓”^[6],可谓那个时代乡村少年生活的实录。

(一)展现属于少年的冒险王国

“在儿童的精神成长的过程中,融入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身体生活是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它是生命的根基,也是教育的根基。”^[4]更何况冒险是少年的天性,他们太淘气、太顽皮,他们“拉队伍”,用竹条做弓箭、木杆做长矛,老憨还背着“放不响的黑杆长枪”,他们掏鸟、捉鱼,他们分享老憨偷来的又红又大的蜜杏……。“狐狸老婆”的园子里有“花生地瓜、馋死人的无花果、各种瓜果梨桃——特别有一种拳头大的蜜杏,咬一口甜得人满地打滚”^{[7]14};还有樱桃、西红柿和黄瓜,有各种甜瓜……这些是多么馋人的东西啊,在物质

匮乏的年代,对于时常饿肚子的孩子们来说更具诱惑力。而合伙“作案”偷吃瓜果梨枣的经历,是那个年代所有乡村少年的集体回忆。

对那些不应该是孩子做的事情,他们也渴望去做。他们会刻意去模仿大人,比如抽烟,抽干树叶做的“烟末”。他们用鱼去换“狐狸老婆”的瓜干,再用瓜干去换“锅腰叔”的酒,拿了酒又去换“玉石眼”的烟叶。“抽烟这种事儿,我们从看鱼铺的玉石眼那儿试过,除了辣得连声咳嗽之外,还留下了许多想念:想那种辣劲儿、那种奇怪的滋味。”^{[7]25}老憨说,“等到咱们所有人全都学会了抽烟那天,那该多带劲儿啊——我们齐刷刷叼上烟斗,那该多带劲儿啊!”^{[7]30}这些事情他们也知道不该做,但是大人做,他们便也要跟着做。“无论是喝酒还是抽烟,都是大人们中间兴起的最愚蠢、最让人受罪的事儿。不过这种倒霉的东西既然发明出来了,我们也就不能示弱了。”^{[7]54-55}这就是儿童的心理与思维逻辑。而各种冒险的结果就是闯祸,可是谁的少年时代没惊险过呢?那些是属于男孩子的把戏,几乎所有的男孩子都玩过的把戏。他们跟着“玉石眼”学抽烟学喝酒,“抽烟喝酒本来就不是我们喜欢的事情,只不过是一心想模仿大人罢了,结果就差点弄出了一场天大的乱子”^{[7]107}。由于他们的任性和胡闹,把“玉石眼”40多年的老铺子差点烧掉,他们又去救人救火,为自己闯的祸负责。这些行为无一不是他们纯真的天然本性使然。

(二)表现少年伙伴间的纯真友谊

少年们有快乐和忧伤,有自己的小秘密;他们一起恶作剧,一起对付大人们;他们互相称呼对方的外号,一起欢快地闹,放肆地笑;他们的生活因为有了伙伴而变得快乐而有力量。他们休戚与共,互相关爱,没有因为大人之间的冲突牺牲自己的友情。三胜为了救常奇的爸爸铁头,偷了自己爸爸视若珍宝的“蓝大衣”;常奇中了毒鱼针,孩子们焦急万分;常奇哑了发不出声音,三胜也不唱歌了;为了给常奇治病,三胜攀上高高的山崖采鸟衔草而摔折了腿,他们又轮流背三胜去“老扣肉”那里,只因为不能把他一个人撇在炕上。这样的友情珍贵得令人感动。

各个孩子形象分明,在他们的小团体里,孩子们各有才华和特长,集体行动时他们各有分工。特长方面,果孩聪明有办法,会唱歌能长跑,是这个小团体里的灵魂人物,连老憨都服他;三胜和常

奇能唱歌,兴叶能长跑。但他们不仅是对手,更是朋友,是少年知己;他们互相倾慕,互相成就对方。《海边歌手》里果孩说:“我又一次觉得自愧不如:三胜才是真正的歌唱家。他的歌声就像海浪一样,翻涌着滚过我们家的小屋,又往更远处奔去了。我亲眼看到密密的树梢被他的歌声摇动了,发出呼呼的共鸣。”^{[8]17}果孩喜欢那个美少年双力,说他像洁白无瑕、可爱的小羊一般。《长跑神童》里兴叶流着泪表白自己对朋友的真诚:“我不会对朋友那样做的,死都不会!”^{[9]98}在练就了一双铁脚穿不惯钉子鞋的“果孩儿”眼里,兴叶真的是一只箭兔,外加一只雄鹰,于是,他把老场长赠的红色运动服和大号铁钉鞋送给了兴叶,因为他在体校用得着。三胜和常奇有唱歌天赋却不能上艺术团,果孩儿擅长跑却也进不了体校,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情。小伙伴中,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人总是会被人艳羡与敬慕,被认为是有真本事,而且比别人多了一些选择的机会,甚至能改变一生的命运,这对于乡村的孩子都是莫大的荣耀和诱惑。可是在果孩他们心里,友情比天大,没有勾心斗角,他们倾慕对方,肯定对方,鼓励对方。这就是纯真的少年友谊,与成人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三)用儿童视角观照成年人的世界

人在小时候都渴望长大,在孩子的眼中,大人常常是无所不能的,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神秘。可是等他们真的进入大人的世界,却发现大人们的世也并不全是美好,大人也有大人的苦闷,他们也孤独、痛苦和忧伤。如玉石眼儿和“狐狸老婆”,他们不明白玉石眼儿为什么说半夜里扑进铺子里的是狐狸精;不明白为什么玉石眼儿说“酒是老友,烟是老婆,我一辈子就是离不开他俩了”^{[7]69};不明白为什么玉石眼和“狐狸老婆”他们怀念着同一个人,爱着同一个女人却成了仇敌。而“仇深似海”像敌人一样的玉石眼和“狐狸老婆”又怎么就能和好,因为当玉石眼烧伤后,“狐狸老婆”送去流传了几辈子的烧伤药。但他们明白,他们都是不幸的人,不该是仇人,只是这些对他们来讲还有些复杂。

他们与一些大人成了朋友,他们用自己的思维和思考行动,甚至捉弄大人,与“狐狸老婆”郑重谈判,“绑”起他来为玉石眼儿报仇,用兔子屎做烟末给“狐狸老婆”抽,对锅腰叔要孩子式的小聪明。这些与他们成为朋友的大人们则带给了他

们经验、智慧和启迪。

还有一些与他们成不了朋友的大人，则体现了那个特殊的时代与政治环境。他们看到了这些人的邪恶，看到了枪管和匕首，看到了铁头和蓝大衣的斗争，还有“横肉”和斜眼李金……对于这些人，果孩他们虽然心怀畏惧，但敢于与他们斗智斗勇。为了放走小兔子，老憨把他爸爸“火眼”灌醉绑了；三胜为了放出铁头，偷他爸爸的“蓝大衣”，运用他们的聪明机智战胜了大人。无论现实世界有多少黑暗，却难掩张炜理想主义的光芒，少年的世界与成年人世界还是两个世界，儿童的世界仍是纯净的，充满正义、友情和善良。

对于大人们，孩子们心中有自己的爱憎、自己的判断。他们认为大人们很愚蠢，《美少年》里老果孩儿直接说出这样的话：“我有一句话一直没有说出来，就是：凭自己长期的观察，大人们是非常愚蠢的。当然只有少数人不是这样，比如妈妈。爸爸嘛，那还要另说。除了个别人，我总觉得人一长大就变得比较愚蠢——我真的试过一些大人，几乎很少有什么例外。”^{[10]32} 他们还会根据自己的观察给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大人附加一些滑稽色彩，给这些人起各种外号，当然他们也能感受到父辈的无奈和隐藏的父爱。而在经历过一件件事情之后，少年们也成长了起来，就像果孩的爸爸对果孩说的：“其实呢，人一生下来，发令枪就响了”^{[9]82}，人生一路向前，这些历练成了少年们今后的财富。

二、创设神奇的童话世界

说张炜的“半岛哈里哈气”系列是童话，是因为它们具有童话的特点。童话中有一类即是动植物故事，其典型特征是以拟人的手法来塑造角色，展开情节，并以动物的行为表现人间生活的情理。这些动植物说人话，其行为、思想、情感、性格既有人格化的特点，也符合动植物的自然习性。张炜是写动植物的能手，他熟悉胶东半岛的动植物，尤其是海边林子里的动植物，就“半岛哈里哈气”系列而言，主要体现为动物故事。

(一) 充满神奇色彩的动物故事

张炜把这些动物们称之为“哈里哈气的东西”，是从动物们的声息而来，用拟声方法让这些可爱的动物们生动形象了起来——海边林子里有那么多动物：“沙锥、海鸥、树鹨、鹤鹑、野鸡、灰喜鹊、黄雀、红脚隼、野鸽子……还有豹猫、狐狸、黄

鼬、獾等等……小蜥蜴藏在草叶下看人，目光阴沉的蟾蜍，螳螂在一个宽叶草下边倒悬，她的三角形小脑袋转动起来灵活极了。鼹鼠从长长的地道中撬开一条缝隙，吸一口新鲜空气，看看行人，打一个长长的哈欠。”^{[11]84} 还有会说“允”的大鹅，小兔子不吃菜叶子是生气了，动物们都有高招儿，各有心计。它们不就和人一样吗？果孩甚至能听懂那些“哈里哈气的东西”说的话，它们知道人间会发生什么事情，知道人类的秘密，还会互相传话。“各种议论掺在风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听懂，这是我的特殊本领。”^{[11]85} 这就是孩子的思维，只有孩子们才懂得动物，这些有感情、有记忆、会痛苦、会笑，甚至会生气、会害羞、会怀旧的异类，是果孩和小伙伴们的朋友，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二) 少年与他们的“哈里哈气”朋友

张炜的小说里写过许多动物，他在《周末对话》里说：“我差不多喜欢所有动物……那些小动物可以引发我的柔情，使我感到另一种安慰。”^{[12]160} “哈里哈气系列”里少年们的世界里最多的也是动物们。这些动物可爱而亲切，它们活泼自由，有着像人一样的七情六欲与喜怒哀乐。果孩他们能看到大人眼里不关注的动物，白天做课间操的时候，会看到黑色的大花蝴蝶，看到长嘴食蚁鸟，看到蜥蜴和刷刷爬树的黑猫。夜间的林子里更是动物们的天下，有月亮的晚上，海滩的树林里兔子们的盛会，简直就是一个童话的世界。四月，大自然生机盎然，充满春天的生机与生命的活力。当四月的槐花开满了海滩，月光下的艾草地上奔跑跳动着无数的兔子，它们“像在场上打排球似的”，“一刻也不得闲，尽情地闹腾”^{[11]39-41}。少年眼中的动物世界如此地充满诗意图。

张炜不只写动物，也饱含深情地写动物与少年们的关系，这些动物既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也是孩子们的朋友，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神秘与传奇。“怪人”锅腰叔的鬼院有多神秘啊！那个小泥院就是一个动物王国，里面养着 20 多种动物，锅腰叔跟他们说话，那只叫“小物”的聪明的粉色小猪，不光不笨，还又聪明又俊俏，有一双善于思考的眼睛，通情达理地看着一切，身上、口腔里，散发出一阵阵奶香^{[11]28-29}。现实中又丑又笨又脏的猪，在果孩他们的眼里是这样的美好。老憨说：“兔子、刺猬、鸽子、鹤鹑，还有獾都是仁义的东西”^{[11]24}，他们喜爱这些动物。果孩观察大

蟾蜍、蚂蚱、猫和狗的眼睛,最后总结得出:“说实在的,我们的品质远远比不上它们。我们长大了,坏心眼一天多似一天,整个人却会变得更加愚蠢。大人们总是很蠢——想一想真难过,我们也在一天天长大啊!”^{[11][21]}这些会说话会笑会生气的动物们,就这样一直在孩子们的身边,陪伴着他们的少年时光。

(三)少年们饲养动物的经历

几乎没有孩子不喜欢动物,其中最喜欢的莫过于兔子,可以说每个孩子都有养一只小兔子的梦想。张炜说:“我饲养过刺猬和野兔和无数的鸟。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拳头大小的野兔。”^{[12][464]}《养兔记》写孩子们给兔子妈妈接生,饲养小兔子,最后放生的过程。小野兔四月份出窝了,它们可着劲儿地撒欢儿。可是“狐狸、狗獾、黄鼬等喜欢小兔就跟孩子喜欢樱桃似的”^{[11][5]},为了不让小兔子受伤害,他们日夜守护,精心照料。在这个过程中,男孩子虽淘气、笨拙却又谨慎细心,常奇与百灵,照看两只小兔儿能一夜不睡。他们还养各种动物:螳螂、刺猬、青蛙、猫头鹰。动物能让他们忘记一切烦恼,他们跟它们说话,他们像锅腰叔一样对一切动物称人。伙伴们自家的动物都各有名字,老憨家的羊叫“二华”;老憨养的猫头鹰叫“大红”,养的青蛙叫“二红”,刺猬叫“大兴儿”“二兴儿”;“我”家的大黄狗叫“步兵”,花猫叫“小美妙”,大鹅叫“呆宝”,三只小兔叫“真不容易”。这些小动物行为呆萌,大鹅“呆宝”是守护小兔子的忠诚卫士,牛被黄鼠狼臭哭了等描写,无不充满了童趣。果孩他们沉醉在小动物的世界里,这些叙写让人感受到童真的善良与快乐,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被儿童的世界和乡野的乐趣所感染。

三、描绘胶东民俗风情

关注自然摹写自然的同时,张炜从来没有离开民间文化。“半岛哈里哈气”系列一如既往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乡村风情画,观照到生产、建筑、饮食等物质民俗和民间游戏、民间俗信、民间语言等民间文化的诸多方面。

(一)胶东风物

胶东风物已经渗透进了张炜创作的肌理里,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些胶东风物成为张炜描写胶东民间风情的载体。“在海边上,全村都是一些披着海草的房子。这些房子真小,远远看去就像一簇簇老蘑菇一样,老得已经没人去采摘

它们了。”^{[9][17]}“兴叶家的小院,用一种乌黑的石头砌成,当中还夹杂有一些蜂窝样的怪石——我认出是海里的珊瑚。”^{[9][17-18]}前者写胶东沿海特有的海草房,后者写胶东民居所用建材。乌黑的石头是胶东半岛中部龙口、蓬莱一带特有的玄武岩,当地人称火山石。这些都体现了胶东的建筑民俗。

果孩的妈妈会做各种各样的饼:春天,她将地瓜粉和白面掺起,再把槐花摊在里面,做成“槐花饼”;夏天,她用一层麦子面再加一层玉米面,卷起来做成“金银饼”;秋天,她把地瓜瓢儿包在面皮中,做成“大甜饼”;冬天,她摊一层白面又摊一层地瓜粉,中间是芝麻和花生,做成“香果饼”^{[9][27]}。伙伴们到“狐狸老婆”那个馋死人的园子偷瓜果,烧鲜花生鲜地瓜吃;在海边鱼铺里吃玉米饼子,喝鱼汤,喝酒唱歌;锅腰叔酿私酒,用地瓜干换酒。还有《海边歌手》里三胜的父亲摆流水席;《抽烟和捉鱼》里用干树叶加兔子屎当烟叶,用橡实自制烟斗,老憨给每个人做一个烟斗:“橡实挖空了,再镶上苇杆”,用大丽花瓣和豆叶做烟丝,齐刷刷地抽烟;玉石眼儿那里的咸蟹子、鱼干、地瓜糖,用葫芦装酒等,都反映了胶东地域的饮食生活民俗。

《海边歌手》和《美少年》里都写到海滩上拉大网和拉网号子,写鱼铺,写三狗的捉鱼六法,写赶外海等,则是与海洋渔业生产相关的民俗。

(二)民间游戏

在娱乐生活匮乏的年代,乡村少年的乐趣更多的是在游戏中,而男孩子最热衷于玩的莫过于“打仗”。“我们建立了一支骑兵,一队弓箭手,一支投弹连。没有马,只有长长的木刀和跑起来像马一样迅疾的人;弓箭是竹子做的,背在身上;手榴弹用土块代替,塞满了兜子。我们冲锋时没有盾牌,就用手臂挡在头上往前猛拱。总之,整个秋天都过得非常英勇。”^{[11][74]}也许每个少年心中都有着一种英雄情结,乡村的孩子们就这样简单地玩着他们自创的游戏,两拨人各自将对方作为假想敌,双方对垒攻击以定胜负,玩得乐此不疲。

(三)俗信与传说

张炜笔下从来不乏神秘瑰奇的世界,体现了他对民间朴素信仰的敬畏,如那些预防和对付各种不同野物的“林中规则”:狼会像人一样把双手搭到人肩上,所以这时候千万不能回头;狐狸会闪化成特别俊俏的姑娘;憨乎乎笑眯眯的獾会不停地胳肢你,直到把人笑死,等等。“半岛哈里哈

气”里的描述同样有浓郁的传奇性和丰富的民间文化色彩。

《抽烟和捉鱼》里说“鲫鱼大了就是宝”，有“茯苓精闪化的小孩儿”，有“半夜里闪化成大圆脸闺女扑进铺子里”。《海边歌手》里，刺猬会说话，会咳嗽，会听歌听入了神：三胜对着刺猬唱歌，而三只刺猬齐齐抬起前爪，听三胜唱歌听得出神了。“草垛下三只刺猬，草垛不光用不完，还越用越大。因为它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往上加柴，干得可高兴了。”^{[9][12]}《养兔记》里写到被林妖吓病了的割草孩子。《美少年》里说到癞蛤蟆有毒，老憨爸爸火眼头上的秃斑就是癞蛤蟆的功效。

动物们还会抽烟，它们跟“玉石眼儿”学抽烟，林子里的兔子，还有“獾、老猫，连鸟也是一样——有一年冬天，正下着大雪，一只老花喜鹊来抽烟，结果被烟呛着了，一整夜咔咔、咔咔地咳，闹得我睡也睡不好”；“海里面的海豹、海猪，还有老乌贼，都是抽烟的好手”；“乌贼肚子里有乌黑的墨汁……那是被烟熏黑的！”“最能抽烟的是老龟，他能趴在我的铺子里抽一个通宵，一句话都不说”^{[8][64]}。这些情节原本就是民间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和情趣。

(四)方言

张炜的语言书面化特点明显，雅致而生动贴切，但时不时就会出现胶东方言词汇。“半岛哈里哈气系列”因为贴近儿童的口吻，语言相对直白，其中仍有一些胶东地方常用的方言。

老憨头顶长了两个毛旋，就用“一旋好，两旋坏，三旋肯定是无赖”这句俗语来说老憨注定顽劣。胶东人对小孩子可以说“老”，老憨就称果孩为“老果孩儿”。所以“小老样儿”，不是说孩子长得老相，而是含有很亲昵喜欢的意思；“人家老孩儿”也是同样的表达。“猫头狗耳”是说人的形象不佳，暗含贬低人的意思；“细发”是非常细腻的意思；胶东称平地为“泊”，土地有山地、泊地之分，到地里干活称为“上泊干活”，因此，“看泊的”即看护集体庄稼和果实的人。大集体时代，为防止有人偷盗作物果实和树木山草，各村专门设人巡山看护，也称“护秋”“看山的”。此外，还有“打照面”“流水席”“瞧不上眼”“杂牌军”“出窝儿”“可着劲儿”“撒欢儿”、贴鼻子的“哼儿”等，这些方言词凸显了胶东特色，也增添了语言的趣味性。

张炜对儿童文学评价很高：“儿童文学的本

质属性是更加靠近诗意和浪漫的，这正是所有好的文学向往的境界。”^[13]他也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就体裁来说，我也一直没有离开儿童文学的写作，自上世纪70年代初至今都是如此”^[13]。所以张炜近年出版的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不改其崇尚真实自然之美的赤子情怀，或者说，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使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如果说张炜的其他小说惯于以宏大的时代主题反映现实生活，比较沉重和严肃，那么他的“半岛哈里哈气”系列则欢快明朗，充满了童趣和田园生活的快乐。“半岛哈里哈气系列”不仅是写给儿童看的，也是写给成年人看的，儿童看了会了解曾经的时代，而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人看共鸣会更强烈，因为他们经历过。“动物和大海、林子、人三位一体的生活，是几代人延续下来的一种传统。我写了这种传统，不过是等于在梦中返回了一次童年、重温了我的童年生活而已。”^{[14][262]}张炜让我们重回故乡的原风景，找寻久远的乡村记忆。

参考文献：

- [1]海飞.提升儿童文学的“含金量”——评张炜新作《半岛哈里哈气》系列[N].中华读书报,2012-01-11.
- [2]王万顺.返老还童——评张炜儿童文学“半岛哈里哈气”系列[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 [3]王瑛.少年眼中的童真世界——论张炜《半岛哈里哈气》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运用[J].当代文坛,2012(6).
- [4]朱自强.“足踏大地之书”——张炜《半岛哈里哈气》的思想深度[J].当代作家评论,2015(1).
- [5]朱自强.张炜《半岛哈里哈气》的儿童文学意识[J].山东文学,2015(6).
- [6]贺仲明,刘文祥.童心书写与文体探索[J].中国文学批评,2018(2).
- [7]张炜.抽烟和捉鱼[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 [8]张炜.海边歌手[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 [9]张炜.长跑神童[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 [10]张炜.美少年[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 [11]张炜.养兔记[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 [12]张炜.融入野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 [13]张炜,赵月斌.写作是一条不断拓宽的河流

[N]. 文艺报,2021-02-24.

2012.

[14] 张炜. 告诉我书的消息[M]. 北京:新华出版社,

Fairy Tale Narrative and Folk Culture Color in Zhang Wei's "Ban Dao Ha Li Ha Qi" Series

LAN L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Zhang Wei's works have all along been imprinted with Jiaodong Peninsula's folk culture color, and his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are no exception. With the young Guo Hai and his friends as the protagonists, "Ban Dao Ha Li Ha Qi" Series describes the country life of the 1960s and 1970s through the children's angles: stories of several teenagers and animals in the seaside forest, and stories between teenagers and animals. With the childlike writing style, Zhang Wei portrays a fairy tale world in the seaside forest for readers, which not only restores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rural teenagers in Jiaodong Peninsula, but also contains Jiaodong Peninsula's profound folk culture.

Key words: Zhang Wei; "Ban Dao Ha Li Ha Qi"; fairy tale narrative; folk culture

(责任编辑 梅 孜)

版权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本刊作如下声明:

1. 作者向本刊投稿,即意味着将作品的发表权、删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化汇编权、数字化复制权、数字化制品形式(包括光盘、互联网出版物)出版发行权等权利授予本刊,并视同许可本刊官方新媒体免费转载以及与有关数据库的合作(本刊不再另行支付费用)。如不同意以上授权,请在投稿时说明。

2. 本刊载刊的全部编辑内容归《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载、摘编、刊印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在本刊发表的文章等。如有违反,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3. 本刊版面、栏目等受著作权法保护,对复制、仿制、假冒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4. 已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本刊有免费结集出版精华本、合订本,以及相关电子产品 的权利,有特别声明者除外。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